

特寫

澎湖列島來去

一、澎湖佛教與記者的一段小因緣

遠在兩三年前，記者便同澎湖佛教；發生了一點小關係。那時候澎湖還沒有成立佛教會，雖說島民多數信仰佛教，但還不是些五花八門的雜信。當時有一位樓居士，初信外道。在同善社曾被封過什麼「天恩」，當他發現了佛教的真理後，便毅然歸投佛門，要記者替他介紹皈依三寶，記者便為他介紹了一位學德兼具的木如法師，用通訊方式，為說方便三皈。樓居士自從皈依三寶後，便發大心、想替澎湖佛教做點事，來信詢問要成立佛教會或蓮社的詳細辦法，當時我便介紹他去中佛會請示，大概經過一段時間，終於因緣成熟，佛教會便在澎湖成立起來了。

院的院長郭自得居士。樓居士經過相當長的時間，用自己所知道的一點佛教理論，說服了郭居士開始信佛，當然在佛法上講起來，郭居士是宿具善根的，否則決不會這樣的快，他既信佛教便修淨土，一門深入，同時創辦佛化家庭，全家上下二十餘口每日課誦念佛；並且自利以外，發心度眾，便同樓居士兩人，開始籌備佛教會的組織，號召地方知名人士參加協助，一切都很順利進行，在他們熱誠和努力的感召下，澎湖才創立了的佛教支會。

首任的理事長廣慈法師與澎湖人特別有緣，他過去曾任江南四大叢林之一的天寧寺維那師，在本省佛教史上，外省法師當選為本省支會理事長的廣慈法師尚屬第一人。記者這次去澎湖，是臨時決定的。上月間廣法師來信說，煮，星兩師已應邀要去弘法，問我有興趣否？當時因為日期未定，如果正在本刊的編期，便無法分身，要不然倒很願意去一趟。後來日期決定，却正好是廿一期本刊發出後的幾天空檔，便臨時決定參加，南下與星

朱法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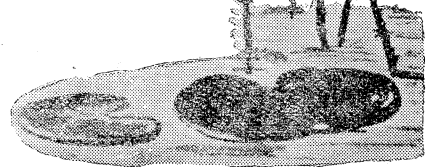
、煮二師同行；這樣，數載宿願，也終於實現了。

二、兩刊編者作者，渡海弘揚佛法

星雲法師是人生的主筆，記者是本刊的主筆，煮雲法師是兩刊的作者，三支筆渡海弘法；煮法師已是第三次去澎湖，星法師和記者則屬初次。我們先在鳳山蓮社會集，同行的還有宜蘭念佛會的李新桃小姐，和翻譯鄭納德、妙珠等居士。我們搭的是一「恒春」輪，八月十四夜啓碇，上船前雖然港口已發布颶風警報，但我們未加考慮，船行出口後風浪漸大，嘔吐四起；艙內狼藉滿地，又臭又熱，簡直是大熱地獄，毫無衛生設備，實有改善的必要。

一夜罪滿，便抵澎湖，因天未亮不能進口，船便拋錨停在港口外等天亮，天明後徐行而入，靠了碼頭一一檢查身份證後纔上岸。

廣法師和先來弘法已一月的心然法師以及郭居士等早已在碼頭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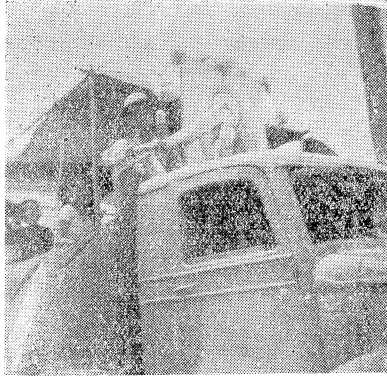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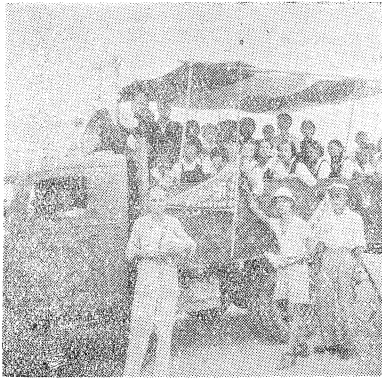
旗鳴砲歡迎。一時驚動了碼頭上一些人，船上有人在說「幾個和尚也有人歡迎」，可不是嗎？倭老法師說得好「和尚是世界的軸」呵，怎的沒有人歡迎呢？

佛教會的駐地是在觀音亭，記者初以為觀音亭者，最大也不過是一個大亭式的小廟而已，那裏知道雖然名曰觀音亭，却遍找不到一個亭；大殿倒也不小，供奉觀音大士聖像，殿傍左右兩座鐘鼓樓，雖不高大，却也像樣；門前一對石獅，面對碧海。過去會駐軍，自從佛會成立，便交涉讓出。所謂亭者，在寺左有一個放生池，池上築有一亭。因年久坍塌，早已只騰池而不見亭了。這裡還是馬公鎮的名勝區，來澎湖的人，都要來逛一逛。

佛教會的辦公室在大殿左廂的一大間，佈置雅潔，還有一間閱覽室，圖表照片，以及各佛教書刊，掛得玲瓏滿目，任人閱讀，遊客至此。大可飽管法味。理事長的駐錫處，另在寺左放生池的後面，有三間新修的小屋。前面就是白浪滾滾的一片碧綠大海，一望無際，胸襟為之大暢，記者對此環境，深深染著，似已置身世外，樂不思歸矣。

記者雖然不識水性，但深愛碧海，便建議下海一浴。煮、星、廣三師皆諳水性，雖是土式的泳法，居然也能遠游，記者却怕被浪擊倒站立不住，抱着一塊岩石不敢鬆手，也只好由他們笑了。

下午上街去拜客，從縣長以至鄰里長並支會的各理監事。由郭居士陪着一訪畢，已滿身是汗。街上與觀音亭的氣溫大不相同，他們



專法弘在站前鄉下發出在者記 (上)

法佛講播旗持手上車在者記 (下)

說簡直像是二個太陽。澎湖島的熱，似是勝於臺灣，但是觀音亭却不然，太陽的熱度好像晒不到那裏，也許是沿着海邊的緣故吧！

是晚，各理監事多來集議，排列布教日程。樓居士領導的佛教歌詠隊，趁著月光，在海邊歌唱佛曲，令人神往。這歌詠隊共有八人，都自動各製一式服裝，經常在廣法師和樓居士的指導下，學會了許多佛歌歌曲，想不到各佛刊上所轉載或是新譜的一些佛歌，她們都已會唱。廣法師和樓居士，一個善唱，一個擅譜，在兩人的合作下，便譜定了完全內地叢林腔調的各種香讚佛讚，樓居士用胡琴伴奏，女孩子們唱起來，格外莊嚴悅耳。女孩子中間尤以郭居士的兩位姪女寶秀寶琴，高低自如，誠為難得。

心然法師來這裡已近一月，曾另與一位軍中的音樂教官洪青居士合作寫了一個讚僧，一個讚善，合奏的新歌。女孩子們這幾天正在練習新歌。

這第一天就這樣愉快地過去。

三、澎湖列島下鄉布教兩日

澎湖縣共有一鎮三鄉，觀音亭是在馬公鎮，縣屬機關都設在此。其他有湖西、白沙、西嶼等三鄉。馬公鎮和湖西、白沙、西嶼等三鄉，沙鄉是另外一些島，除了吉貝島較遠外，其他諸島都有長橋連貫，所以下鄉布教，前二天用車不坐船。佛教會佈置了一輛卡車，前面掛着一幅釋尊畫像，兩旁寫着一些佛教宣傳標語，和鄉布教宣傳車等幾個大字，裝上一個大喇叭，機，第二天的早晨，我們便開始踏上征途，下鄉宣傳。

每入一個村落，由歌詠隊的佛曲先導，把一些村民都吸來廟前（島上不論大小村落，必有一廟）一下子便圍集了數百人，男女老幼，有的還以為是基督教，因為他們不知道馬公已有佛教，過去佛教會也沒有這樣做過（一些大村落除外）經我們說明後才知道我們是宣傳佛教的，他們便鼓掌，或是鳴放鞭炮以示歡迎，這種熱誠，使一行深為感動！

我們每到一個村落，停留至多不過三十分鐘，三位法師和記者共四人輪流布教，講一點簡短淺近佛法，唱一二支佛歌，再由郭居士報

告一些澎湖佛教會成立後的動態，或由宜蘭的李小姐朗讀宣傳用語。當輪值到記者布教時，為了節約時間，就用半生不熟的閩南語談話。星法師說：「你的臺灣話，連外省人也聽得懂。」這一下把我怔住了，當場就問聽眾：「聽不聽？」結果外地全場一致異口同聲地答：「聽不放心。」又問同車的幾位老太太：「我的話聽不聽？」說也奇怪，她們都說：「有。」或許她們不好意思說：「聽無。」我要她們直說，她們笑着道：「這才放下一顆心。」這三句使記者不勝遺憾，力不從心，也祇有徒喚奈何！因為這還是第一次大膽的嘗試呵！

這一天的路大概走了不少。會通過兩座二島之間的大橋，據說若在高潮時橋便沒在水中，海邊的風很大，括着車上的蓬帳，撲撲格響，差一點被捲落下去。我們車到通梁村的大榕樹下才午餐，時已下午一點半，飯菜都從汽車裏搬出來，還帶來一大桶茶水，野餐吃來格外地香。午飯後就開始在榕樹下佈教，也受了時間的限制，僅由星雲法師一人講了一些佛法，歌詠唱了幾支佛曲，便登車回程，沿路在來時未停的村落處，一停入宣傳，直到傍晚七時，纔回到觀音亭休息。

第二天一早又出發在馬公鎮屬的各鄉村布教，最終點是風櫃村。本來若從馬公坐船到風櫃，只要二十分鐘，好像擺一個大圈，但從陸路去，便要繞個大圈子，要好幾個鐘頭了。當車子停落在岸裡村佈教時，一羣穿着黑洋傘，一手拿

着黑念珠，大概一共有五六十名，整裝齊來，合掌恭敬，據說她們都是廣慈法師的皈依弟子，全都持長齋，十三四歲的女孩子，也有五六名，也是一式的服裝，也都持長齋，她們托着菓盤，熱茶，當場慰勞起我們來，這種場面，怎不令感動！星法師慈悲，為她們這一羣虔誠的佛子說了一些佛法，臨行依依難別。這種動人的場面，我幾乎落下淚來。

歌詠隊的女孩子們真有能耐，雖然兩日來不斷地唱，不停地唱，卡車上的顛簸，並不會影響她們的歌喉。這一支有力的隊伍，不但能鼓動聽眾，連我們都受它的鼓舞，小，因為它具有振奮軍心的影響，人的威力，令人只有向前，沒有萎縮！我們為了鼓舞她們，星雲法師建議合於她們一樣紀念品，但想了半天，從衣料乃至化粧品，結果還是星雲法師想出銀質的卍字項鍊，每人一個，藉以提倡卍字運動。參加贈送有的有星雲、煮雲、心然、廣慈、樓居士、妙珠、和記者。立刻集款寄去鳳山定製。

這一天又在愉快的疲勞中過去了。

四、馬公鎮上三天講演大會

十八日起，每晚八時半開始，借澎湖醫院的廣場，舉行三天的講演大會，鎮內換戶分發傳單，宣傳車在昨天歸來時，也順便在鎮上巡迴廣播，大概每一個馬公的鎮民，都能知道佛教會將有這三天的講演和放映佛教新聞幻燈的舉動。

第一天：首先由歌詠隊合唱三寶歌開場，繼由星雲法師講「釋迦牟尼佛史略」聽眾已擠滿了廣場，幾已無插足的餘地了。

第二天：是煮雲法師講「佛教報恩主義」，聽眾照常擁擠不堪，講報畢放映幻燈片，多是介紹宜蘭念佛

